

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

卷二
卷三
卷四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張菊生先生

惠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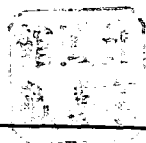


太炎文錄續編刊誤表

卷	一	一	一	五上	五中	五中	五下	五下	五下	七下
頁	七	九四	九六	三〇	一一	一九	四一	四三	四三	八
行	八	四	三	二	二	四	九	一〇	一三	六
字	三四	一八	二三	二四	二二	二二	四	二六	一〇	一八七

誤支所東移盒得租敝天黃

正文斯東侈倉躡祖敝粗黃天



卷五上大總統黎公碑有改本見制言三十一期茲編未及照改特補錄於下

「且曰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才請以民政長輔公」十八字刪去

「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愕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促公至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士大夫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踴躍稱聽命即」六十字刪去

「詣諮議局就選」上增「促公」二字

「瑞激亡二日矣」「二」改作「逾」

「誅鉏賊猾亦近二萬人」改作「誅鉏驕悍亦幾千數」

卷五中黃梅胡君墓表有初本改本二稿茲編所錄爲初本校印勿遽未及附錄改本他日彙刻章氏叢書三編時當兩存之

+ 13994.2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目

章氏叢書三編

卷之上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音韻學叢書序

書唐隱太子傳後

書曾刻船山遺書後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卷之下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冊

音學通論題辭

廬山志題辭

最近之五十年序

癸亥政變紀略序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讀太史公書

論東林誤國事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曲石唐志目四跋

經籍舊音題辭

今字解剖題辭

臺灣通史題辭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墨子大取釋義序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周易易解題辭

日知錄校記序

治平吟草序

璞廬詩序

中國觀人論題辭

傷寒論輯義按序

天放樓文言序

游廬山詩序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

章氏叢書三編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至人無常教。故孔子爲大方之家。心齋克已。誨顏氏也。則能使坐忘不改其樂。次如冉閔。視顏氏稍遠巡矣。及夫由賜商偃。才雖不逮。亦以其所聞自厲。內可以修身。外則足以經國。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隨所挹飲。皆以滿其腹也。宋世道學諸子。刻意欲上希孔顏。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傑抗志爲學。初在京師。嘗與湛原明游。以得江門陳文恭之緒言。文恭猶以心理爲二。欲其混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徵國格物之論。瓦解無餘。舉世震而愕之。余觀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爲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斯行之。終身無宿諾。其奮厲兼人如此。文成以內過非人所證。故付之於良知。以發於事業者。或爲時位阻。故言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於是有知行合一之說。此乃以子路之術轉進者。要其惡文過戒轉念。則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已則無佞求。用世則使民有勇。可以行三軍。蓋自子路奮乎百世之上。體兼儒俠。爲曾參所畏。自顏閔二再以外。未有過子路者。晚世顧以嘖蔑之。至文成然後能與其學。其託與

陸子靜同流者。直以避末俗之譏耳。其後學者尊之。以爲優入聖域。或言自其說出。儒釋疆界。藐若山河。金鏡墜而復懸。余論文成之徒。以羅達夫王子植萬思默鄒汝海爲過其師。達夫言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子植言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謂生生之真機。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二公所見。則釋氏所謂藏識恆轉如暴流者。宋明諸儒。獨二公洞然燭察焉。然不知藏識當捨。而反以爲當知我在。以爲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賁無首。而坤惡堅冰。資生之後。不能順乾爲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爲堅冰。是爲有首。所謂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識非我。由意根執之以爲我。然又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爲主宰。是固未能斷意根者。所謂儒釋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爲較然。顧適以見儒之不如釋爾。孔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教顏淵克己。稱生生之謂易。而又言易無體。曷嘗以我爲當在。生爲真體耶。自宋儒已旁皇於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從之末山。以是言優入聖域。豈容易哉。豈容易哉。唯汝海謂天理不容思想。顏淵稱如有所立卓爾。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無方體。何可以方體求得。今不讀書人止有欲障。而讀書更增理障。

一心念天理。便受纏縛。爾祇靜坐放下念頭。如青天然。無點雲作障。方有會悟。又言仁者人也。誠仁者。誠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見。毋求其有相。唯求其無相。此與孔子無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老子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及釋氏所謂智無所得爲住。唯識者。義皆相應。然汝海本由自悟。不盡依文成師法。今謂文成優人聖域。則亦過矣。降及清世。詆文成之學者。謂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遠於孔顏。其去子路無幾也。小人有身而無義爲盜。自文成三傳至何心隱。以劫賈略財自梟。藉令子路生於後代。爲之師長。焉知其未流之不爲盜也。鳳之力不與鸚鵡殊。以不擊殺謂之德。不幸而失德。則變與鸚鵡等。要之不肯爲雞鶩畜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僞儒。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對哀公則獨取十五儒爲主。漢世奇材卓行若盧子幹王彥方管幼安者。未嘗談道。而岸然與十五儒方蓋子路之風猶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學雖修。降臣賤士亦相屬。此與爲盜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與倡優爲伍亦幸矣。當今之士。所謂捐廉恥負然諾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釋之同異與夫優入聖域以否。於今爲不亟亟者。乃使人遠於禽獸。必求孔顏以爲之師。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則又多義解。少行證。與清談無異。且佛法不與儒附。以爲百姓居士於野則安。以從政處都市涉愚難則志節墮。彼王維之不自振。而楊億趙抃之

能確然。棄儒法與循儒法異也。徒佛也。曷足以起廢哉。徑行而易入。使人勇改過促爲善者。則遠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術爲上方孔顏。下擬程伯淳楊敬仲。又非謂儒術之同於是也。起賤儒爲志士。屏唇舌之論以歸躬行。斯於今日爲當務矣。雖然宋儒程楊諸師。其言行或超過文成。末流卒無以昌狂敗者。則宋儒視禮教重。而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也。文成諸弟子。以江西爲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極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爭以其術爲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譏詔面諛。導其君以專快意刑誅。肆爲契薄。且制禮之化。流爲齷齪。糜財於營造。決策於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爲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傳習錄稱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事者。世儒祇講伯學。求知陰謀。與聖人作經意相反。今勿論文成行事視伯者何若。其遺冀元亨爲間諜。以知宸濠反狀。安在其不尙陰謀也。及平田州。士酋欲詣軍門降。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正使子路要之。將無盟而自至。何竊議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也。夫善學者。當取其至醇。棄其小瀆。必若黃太冲之持門戶。與東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爲一先生衛。懼後人之苛責於文成者。甚乎嚆昔之苛責於宋賢矣。中華民國十

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後序曰。文成之復古本大學。湛原明以爲不亟。久漸與之會。由今觀之。非復章句文義之間也。昔徵公以親民爲新民。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前則爲專己。後則爲外驚。誠行其術。則國政敗。士行斲。顧徵公訓說則然。自爲學乃自禪入。未嘗齎萬物。其在官。亦不欲改易百姓視聽。其後爲朱學者。亦未切切於是也。必比以洪水猛獸。斯爲酷矣。然自李光地以僞儒張朱學。輔其僞主。以天文歷數相尚。曼衍以至今。學者浸重物理。而置身心不問。且有正心修身而不察乎物之理者。則謂之迷罔之人。謂之天之戮民。由是本末倒挈。以身爲形役。率人類以與鱗介之族比。是則徵公窮至物理之說導其端也。本記稱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斯所謂親民。晚世縱弗能至。然猶順人情因舊常以爲政。蓋未有云新民者。康誥稱新民。以其漸去商紂之化。大雅稱新命。以周始有王迹。本記引之以證君子日新其德。固不與所引者同旨。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專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餘年。如削趾適屨。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矣。是則徵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原

其始。不過失於文義。而妄者借以爲柄。禍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者。文成力爲之閉。不驗於明。而驗於今之世。誦其書者。宜可以戒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音韻學叢書序

自吳才老始言古音。至三山陳氏而有本音之說。逮及清世。作者十餘家。學者苦不能盡備。渭南嚴穀孫爲擇取十四種刻之。而言等韻與考古今韻目及唐韻者五種亦附焉。刻成。以余粗識古音條貫。屬序其端。余以爲江氏以上所務在於抉發事證。古韻標準之成。其所援據已備矣。而段氏又發見之支脂異部之徵。戴本段氏師。反屈而從之。比嘉慶中。段氏已薨矣。能知三部異用之徵。顧不能成其理。更質之江晉三。謂得聞其義而死是以瞑目。江亦竟不能對。自是以後。言古音者漸舍事證而專求之聲勢。其根柢則猶所謂本音者是也。顧自孔氏謂南北異音。占今人又不相及。張臯文父子本之。謂但當求事證。不宜以意決稱本音。余謂本音之說亦不始陳氏。集韻。天有鐵因切。馬有滿補切。下有後五切。是宋子京始窺本音之秘。顧不著其名耳。今之以聲勢擬儀者。誠不必確然無聞。要之得其近似。謂之假定則可矣。今遠西各國讀拉丁文。往往就其國所習讀者以爲定。固不盡羅馬正音。然不能不謂之近似也。非是則瘖者之識字而已。余於古韻所自得者亦寡。今見是刻之成。略論大體以

書其首。殺縣視之以爲何如也。民國廿四年八月。章炳麟。

讀太史公書

甚矣。會國藩之妄也。其言曰。司馬遷書。大半寓言。史家之弊。愛憎過其情。與解觀失實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橫爲寓言者也。國藩之意。豈不以遷載六國時事。現特譎麗。與周漢事狀絕殊。故疑其出於胸臆耶。案六國史記。遭秦燔滅。不復見。遷書六國表具言之。然則其記六國大事。取秦記。其人自爲傳者。取於其人之遺書。與其徒所傳述而已。自商君而下。蘇秦張儀。魯連虞卿皆有書。魏公子有兵法。其佗陳軫之倫。所著不傳。短長書或載焉。屈原傳乃本淮南王。蘭相如荆軻事。大氏劍客之所稱道。史既燔滅。非此無可徵者。百家之自述也。辯必已勝。策必已效。或什百於庸衆而無算。非徒駕說之士然。孟子孫卿尙往往有是。故其魂特譎麗。上軼周。下躡漢。非恆情所有。乃其人與其徒自爲增飾使然。遷安得有寓言乎。遷知其增飾而不能去。顧楊子以遷爲實錄者。何也。曰。遷雖才。屬辭不過景帝以下。前即伯夷老莊孟荀。其佗結集與施訓故而已。如六國分裂之世。奇材固多。悉棄則不忍。悉信則非國史所傳。爲是移寫其文。不敢有增損。以廁傳疑之列。乃所以爲實錄也。若寓言者。可以爲實錄乎哉。書唐隱太子傳後。

史之失官。莫如書唐隱太子與明建文事。建文紀年被革除。因不爲著實錄。其時政令遂不可知。顧史官闕文而已。隱太子事。加誣乃已甚矣。按玄武門之訟。太宗率長孫無忌等伏兵門側。而隱太子無衷甲之衛。是太子無欲殺太宗心。借曰計慮不及。魏徵之智。豈後於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徵亦未嘗勸之殺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懇于神堯者。與煬帝懇太子勇語絕相類。被鳩心痛。亦飾爲之耳。而又攻及隱味。云太子與宮嬪亂。誰見之。誰證之者。其誣愈可知矣。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吳兢劉昫不能爲同異。雖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獨一劉餗明楊文幹事爲誣告。而國史不采。司馬公頗欲闕疑。然不能盡汰也。夫以神堯素染胡俗。非滯於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過於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憚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隱太子無所變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義之謀。本裴寂劉文靜啟之。太宗在側。故附成其說。隱太子不在側。故不得附成其說。太宗非有以過其兄也。其決策之大者。莫如師次賈胡。久雨糧乏。羣議欲返太原。惟隱太子兄弟沮其計。使神堯乞然西進。終成大業。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觀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記。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溫大雅後亦爲太宗用。而劉聚起居注亦云。知太子非庸謹不可與立者。神堯所以卒無異志爲此也。其後削平東夏。實太宗之功爲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後王魏勸太子

親將討劉黑闥以立功。事雖卒就。比於太宗尙不逮。要創業時功非有異也。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爲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爲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其慮之也亦深。神堯雖闇。獨懲於隋之高祖。訟者知其不決。則剗刃以先之。事乃有甚於煬帝者矣。蓋史者所以督視人君。唐初兩朝實錄。則房玄齡刪定以奏御者。其書玄武門之變。太宗且教令肆言之矣。是故論功則盡歸於此。舉惡則盡委於彼。此猶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獄。獄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雖然。有時直坐罪齊王而稱建成仁厚。此亦周內之不能盡者也。

論東林誤國事

任宮府之事。失之於梱外之事。蹄材也。罪必弇夫功。葉向高以東林黨首爲相。諸名士輔之。差足以制忠賢。向高去。忠賢始橫。然東林故與熊廷弼不怡。不欲專任。故使王化貞旁掣之。以召河西之挫。所挫者豈獨一隅。緊明之存亡是係。任其責者非向高則誰乎。其後論廷弼死罪者鄒元標。幾欲贊之又抗疏力爭者魏大中。此二子皆東林之著者。向高已負誤國之罪。而二子又加厲焉。其去周宗建顧大章之風何遠哉。周顧非東林。故右廷弼。從其言。廷弼可無死。其死者大中爲之也。獄既成而爲忠賢所借。廷弼死。大中亦與周顧偕受誣以死。事

之反覆。有若此者。吾謂忠賢者爲大中任過者也。殺其身。載其戮。良將之罪。以自予。至今人。人切齒忠賢。未有詬大中者。爲怨半焉。爲德亦半焉。惜哉。向高之罪。非忠賢所能代也。書曾刻船山遺書後

王而農著書。壹意以攘胡爲本。曾國藩爲清爪牙。賂洪氏以致中興。遽刻其遺書。何也。衡湘間士大夫。以爲國藩悔過之舉。余終不敢信。最後有爲國藩解者曰。夫國藩與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於攘滿洲者。國藩緩於攘滿洲者。自湘淮軍興而駐防之威墮。滿洲人亦不獲執兵柄。雖有塔齊布多隆阿輩。伏匿其間。則固已爲漢師役屬矣。自爾五十年。虜權日衰。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之倫。時抗大命。奮然以桓文自居。巡防軍衰。而後陸軍繼之。其卒徒皆漢種也。於是武昌倡義。盡四月而清命斬。夫其端實自國藩始。刻王氏遺書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謂悔過者也。余謂國藩初起抗洪氏時。獨以拒祿教保桑梓爲宣。或云檄文宜稱大舉義旗。以申天討者。國藩不肯用。然則種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綱紀不具。又詠於異教之說。士大夫雖欲爲之謀。不可得。國藩之屈而之彼。勢也。及金陵已下。戲下則有情歸之氣。而左李諸子新起。其精銳乃逾於舊。雖欲乘勝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獨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勢。清之可覆與否。非所覩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謂制人不制於人。其計亦或如論。

者所言。觀其刻王氏書。無所剗削。獨於胡虜醜名。爲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誣昔賢。亦彰彰矣。雖然。論國藩者。如公羊之賢祭仲。漢史之與平勃可也。自君子觀之。既懷陰賊。以覆人國。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譎之甚矣。狄梁公爲武氏相。卒復唐祀。其姑猶以事女主爲諂。國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婦人哉。

問者曰。湘潭王閔運嘗言。國藩在翰林時。數趨穆彰阿之門。以是驟貴。及其與遠西列國交。事事縮朒。斯誠受教於穆彰阿者。其性不愛國至是。謂其志覆滿洲可乎。應之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雖聖哲不能易其事。國藩於外交。蓋有穆彰阿所不爲者矣。觀其立江南製造局。以儲兵械。不內就奧區。而暴露於海上。敵兵突至。則是以其械予敵也。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應遠西。其間劣乃如是。此非獨國藩一人然也。當會胡合兵克安慶時。乍一外艦溯江而上。使林翼望風歟血以至於死。此則心膂氣奪。固已久矣。夫力所不敢校者。如鼠遇狸。其神智鑠焉以盡。此與摧破洪氏事校。優詘相去。何其遠哉。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謂其不欲覆清。則未可也。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隋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唐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

至清而逸。按趙開美作最全書序。殆以成注爲寒。論金匱要略合刻。命之曰仲景全書。既刻已復得宋版。舊本論復并刻之。然清世所傳唯成注本。而早論本則清修四庫書。

可已不入日本楓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堅又重摹之。自是復行于中土。其與成本異者。

卷首各有目錄。所謂三百九十七法。方下亦多叔和校語數事。及僊等校語。成本乃盡刪之矣。叔和于方下或云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終不敢以己意刪削。以是知其編次審慎。宋文憲習于金華口耳之學。顧謂叔和變亂仲景故書。此足以杜其口。林校雖簡。亦甚有精善者。太陽篇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二方寒熱僭馳。疑論蠶起。及檢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悉云與三物小白散。而林校所引一本與彼二書正同。成注本不著林校。則終古不可得決矣。信乎稽古之士宜得善本而讀之也。千金翼方所錄論文太陽篇。則孫氏以己意編次。誠不如本書善。檢其文字。往往符於玉函。輒皆作堅。千金翼方同。金固藏亦作堅。蓋玉函與孫氏所據爲梁本。按唐書陸遂孫思邈傳。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及三十年。故得見梁舊本。繼沖所獻僊等所校者爲隋本。故一不避隋諱。一避隋諱也。近世治經籍者皆以得真本爲亟。獨醫家爲藝事。學者往往不尋古始。方喻以下。恣意顛倒。清世唯有成無已注本爲稍完善。然尙不能窺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論古技者之幸歟。或曰昔禮記已行。而魏徵有類禮。說文以形分部。徐鉉復爲之韻譜。厥在醫經。素問不刊之書也。然甲乙太素即重。

爲詮次。傷寒論錄在千金翼方者。太陽篇乃以方劑部署。其後朱肱作活人書。又類證而列焉。今獨泯其編次。何也。應之曰。近代治傷寒論者。若柯琴徐大椿據方爲次。即千金翼方例。尤怡又據諸篇分列正治權變救逆諸法。亦于活人爲近。是二者非吾所嘗也。方喻諸師橫以叔和所編爲失次。自定其文。謂仲景本書故然。則詎罔亦甚矣。今以孫朱柯徐尤諸書。差示學者。比于類禮韻譜可也。然不得禮記說文真本。即亦無以信後。存其本迹以爲審觀。其會通以爲明。上工之事也。且以仲景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中遭水火兵事無算。而其書亡逸者三分有二。存者如金匱要略亦頗不具。此傷寒論十卷獨完好。與梁七錄無異。則天之未絕民命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未能珍於此也。

王叔和者。高平人。名熙。說在余所述薊漢微言。世稱叔和爲晉太醫令。按皇甫謐甲乙經自序爲甘露中作。已稱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則叔和魏時已爲太醫令也。仲景自序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撰論宜在建安八九年。下去魏甘露中未滿六十年云。

論中脈法及不可諸篇。明清諸師多謂叔和所增。今案脈經第五卷有張仲景論脈。即平脈篇問答辭。是脈法爲仲景本文明矣。可不可諸篇。論中所錄纔及汗吐下。玉函更有溫灸

刺水火。熱病陰陽交并諸篇。脈經亦盡載焉。然不稱仲景。是爲叔和所集無疑也。林億所條三百九十七法。實兼太陽諸篇與。不可共論之。多有複重。要之目錄當然。有其舉之。亦不敢廢爾。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金匱玉函經八卷。清康熙末學士何焯所鈔宋本。而醫師陳世傑爲之校刻者也。其書即傷寒論。顧篇第條法方目或少異。宋林億等校定序目略言之矣。案宋史藝文志醫書類。張仲景傷寒論十卷。又金匱要略方三卷。注。張仲景撰。王叔和集。又金匱玉函八卷。注。王叔和集。三者劃然不以相亂。紹興秘書目有金匱玉函八卷。卷數與宋志相應。自晁公武讀書志混金匱玉函經與金匱要略方爲一。其後馬端臨徐鎔皆不能別。訖於清修四庫。且無金匱玉函經之目。當晁氏作志時。蓋聞有金匱玉函名。未窺其書。故強以要略方皮傳。懸牛頭賣馬脯。不自知其非。然於八卷三卷之異。亦不比考。何其疎失至於是也。明中葉葉文莊次菴竹堂書目有玉函經一冊。不著卷數。其爲是書與爲杜光庭玉函經。未可知也。余觀趙開美所刻傷寒論。方下有林億等校語。頗引玉函以見異同。成無已傷寒論注。許叔微本事方亦時時道及之。而千金方診候篇引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藏六腑等二百五十

七字。不知所從來。及得是經。則諸家所引皆在。其千金診候篇所述。即是經證治總例之文也。詳其編次。先以證治總例。其文與叔和傷寒例絕異。刪平脈篇。視論本爲闕。入熱病陰陽交并生死證篇。視論本爲增。厥陰惟錄綱領四條。而厥利嘔噦自爲篇。汗吐下可不諸條外。更有可溫可火可灸可刺可水。而水火灸刺復有不可。又出叔和法外。惟千金翼方傷寒宜忌別出九目。本於是經。此篇第與傷寒論有不同也。瘧溼喝篇有脊强者五瘧之總名等三十一字。論本與要略方皆無之。太陽篇有太陽病三四日不吐下見衄乃汗之一條。亦論本所無。而千金翼方所述有是。又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白散與千金翼方所述及林億等所引一本皆同。不云可與小陷胸湯。此條法與傷寒論有不同也。列方凡一百十五道。蓋增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湯。又別有甘草湯。即甘草一味者。皆舊所不著。此方目與傷寒論有不同也。仲景游宦之迹多在荊州。江南諸師聞其遺法者蓋衆矣。億等校定是經。謂亦叔和所集。宋志因之。尋叔和已集傷寒論。必不自爲歧異。且其證治總例言。地水火風合和成人。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起。此乃本之釋典。非中土方書所有。叔和當魏晉間。釋典雖已入中國。士人鮮涉其書。知是經非叔和所集。而爲江南諸師秘愛。仲景方者所別編。南朝人多好佛。故得引是以成其例耳。唐時獨

孫思邈多取是經。宋館閣雖嘗校定。傳者已稀。元明以來不絕如線。幸有何氏得宋本寫授其人刻之。下去乾隆校集四庫時纔六十餘歲。而四庫竟未列入。蓋時校錄諸臣於醫書最爲疏略。如傷寒論祇錄成無已注本。不錄趙開美所刻治平原校之書。即其比也。錄如聖濟
楓林集卷二十六 嘗不知有大德本。內方諸醫。永培已爲醫家求得之。乃不入錄。其疏略之甚。余前得日本覆刻陳本。驚歎不已。後十餘歲。醫師徐衡之章成之。又以陳氏初印本進。距其校刻時二百十六年矣。衡之等懼其書不傳。將重爲鏤板以行。而質於余。余觀陳刻亦間有不正者。如駃改爲駮。失氣改爲失氣。皆由不達古字。古言以意點竄。今悉爲校正。其俗字可通者皆仍其故。並列何陳舊序於前。以志緣起。校成授衡之等覆刻。乃爲題詞云爾。民國二十一年十月。章炳麟。

曲石唐志目四跋

王之渙志。印泉在維得唐人墓誌九十三石。此王之渙一石。稱其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是即盛唐詩人王之渙無疑。其詩迄今祇存六首。而黃河遠上一絕。使伶官競拜至今皆以爲絕句之最。誦其詩而不悉其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詳本末。真大快也。昔人以唐書無章應物傳爲恨。然章之仕宦蹤迹具存於詩。若王爲文安縣尉。及其平生高節。非此石孰爲傳之。明清閒編全唐詩者。謂之渙有兄之咸之貴。按此石稱弟永寧主簿之咸。則稱

曰兄者誤也。

黑齒常之志。黑齒常之本百濟人。歸唐至左武衛將軍封燕國公。爲周興構死。唐書有傳。此誌敘事與史相應。前數歲雒陽新出泉男生墓誌。逾五六年而此志繼之。二子皆樂浪名將。地不愛寶。先後獻瑞。豈三韓王氣未盡。猶有楚人三戶之望耶。

黑齒俊志。黑齒俊。即常之子。唐書未載其事。得此可補史文之闕。

清淇公志。清淇公志。不書姓氏。其敘家世緣起云。三徙稱賢。闡儒風於魯國。指孟子。又云。寒林抽筍。彰孝子之情。指吳司空孟宗。知清淇公孟氏也。孟氏出魯公族孟孫。故又推本及於文王爾。據所述後主播遷。中原肇亂。公援戈召募。元凶就戮。知隋時從破楊玄感有功者也。下述大唐義寧元年。正朔尙屬隋恭帝。而竟書大唐。斯甚非法。然其文字妍雅。不知作者爲誰耳。民國廿一年九月。章炳麟識。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下

章氏叢書三編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冊

季剛既歿七月。其弟子思慕者爲刻其遺著十九通。大率成卷者二四。其餘單篇尺牘爲多。未及編次者不與焉。季剛自幼能辨音韻。壯則治說文爾雅。往往卓犖出人慮外。及接之故籍。成證崔然。未嘗從意以爲奇巧。此學者所周知也。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然不欲輕著書。以爲敦古不暇。無勞於自造。清世說制度者。若金氏求古錄。辨義訓者。若王氏經義述聞。陳義精審。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剛猶不好也。或病其執守秦篤者。余以爲昔明清間說經者。人自爲師。無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獨以漢儒爲歸。雖迂滯不可通者。猶順之不改。非惠氏之惡。不如是不足以斷倚魁之說也。自清末訖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爲僞異。又過於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取注疏。所謂猶愈於野者也。若夫文字之學。以十口相授。非依據前聞不可得。清儒妄爲彝器釋文。自用其私。以與字書相競。其謬與馬頭長人持十無異。宿學如瑞安瑛氏。猶云李斯作小篆。廢古籀。爲文字大厄。伏生毛公張蒼已不能精究古文。說文以秦篆爲正。所錄古文。蓋摭拾漆書及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倉沮舊

文雖難則其間而亘復識別。觀其意直謂自知黃帝時書者一言不智。索隱行怪乃如是。李剛爲四難破之。學者亦殆於悟矣。十九通者。余不能盡覩。觀其一節亦足以知大體。願諸弟子守其師說。有所恢曠。以就其業。毋捷徑窘步爲也。民國廿五年四月章炳麟序。

經籍舊音題辭

承古音之緒而爲唐韻先範者。其漢魏南北朝音耶。往時言古音者。獨取羣經傳記有韻之文爲例。足以明部類。未足以辨紐弄。自顧寧人爲唐韻正。稍取證於經典釋文。其後洪稚存集漢魏音。亦稍具矣。顧君考辨雖詳。不暇求思理。洪氏不知音。拘於漢法。獨著直音。而反語俄空焉。夫所以審變遷辨弇侈者。獨恃反語刻定之耳。凡出於唇吻者。作始也簡。而其末也繁。分韻固然也。雖分紐亦猶是也。漢世不見韻書。至魏晉乃有聲類韻集之流。顏之推稱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是上既不同於古。下又與唐韻小殊。部類既異。紐亦可知也。不盡取漢魏南北朝諸師所作反語觀其會通。於道誠未備也。歟。吳承仕檢齋素好聲韻之術。從余講論。欲紹明江戴諸公舊鑒。全謂之曰。世以反語起孫叔然。蓋施於經典者耳。服子慎應中遠訓說漢書。其反語已著於篇。明其造端漢末。非叔然創意爲之。且王子雍與孫叔然說經相攻如仇讎。然子雍亦用反語。其不始叔然可知也。檢齋由是刺取

前代音讀。以爲經籍舊音。蓋以陸之釋文。顏之漢書。李之文選。所引爲宗。其餘諸書。有一音一讀者。率鈎致無所遺。分別部居。以唐韻爲經紀。取近古也。又以時有久近。生有南朔。復取諸師事狀。如作序傳。程以三年而後成書。其審音攷事皆甚精。視寧人之疏。雅存之鈍。相去不可以度量。洊矣。明清諸彥。大抵能辨三代元音。亦時以是與唐韻相斟。中間代嬗之迹。闕而未宣。檢齋之書出而後。本末完具。非洽聞強識。思辨過人者。其未足與語此也。

音學通論題辭

余昔治古今音韻。弟子靳黃侃最能通其理。歛吳承仕亦嘗審漢魏南朝舊音。然皆能調之口舌。非徒以豪素傳者。衡陽馬宗霍後及吾門。以音韻教于學官。嘗有所滯。則趨走以問。余曰。顧江戴錢段孔巖七家理古音備矣。雖然。求古音者必先明今韻。今韻者則廣韻是。不明廣韻。無以知聲音之畔界。而治古音將有所惑。自顧江二君以古韻正今韻。其聲勢有異者。必以反語明之。使可宣於唇吻。顧綱紀未是也。戴氏始以影母之字標韻。合平入凡二十五。錢氏始明古音無舌上輕唇。然後條理整姪。隱秘畢宣。雖起古人於丘冢。與之對話可也。余次加以討論。則知娘日二紐古皆歸泥。視錢氏稍密。又以爲之哈一類。以哈爲準。哈者縱口聲勢也。故以埃表之。支佳一類。以支爲準。支者橫口聲勢也。故以哇廣韻烏表之。脂微齊皆

灰一類。以微灰爲準。微灰者闔口聲勢也。故以緯非廣韻於表之。祭泰夫廢曷末月豁薛一類。以泰大曷末豁爲準。泰大曷末豁者張口聲勢也。故以遏表之。去聲則曷君以爲曷之大抵此與曷戈難分。然亦不作是音。今金陵呼麻韻最合。然後昔人所疑有其具無其聲者。發之唇吻。較然有別。對轉蒸青諄寒而無所闕。今古仙韻如其他各部稍與戴君出入。大齊不甚異。大凡以影母標韻者二十三。以是揆度方言。與古音合者所在而有。其匡戾者可以削之繩外。是故汀贛間呼猪如都。以知歸端。此合於古紐者也。呼州作丁流切。則非古紐也。通語呼爾如禰。俗作以日歸泥。此合于古紐者也。呼泥如尼。則失古紐者也。通語呼大如柁之長音。燕薊間呼自如詐之平聲。俗作浙東呼泰天諸韻悉如麻韻之去聲。此皆張口呼之。合於古韻者也。若夫呼畫如話。則非古韻也。衡嶺間呼子如宰。以之韻縱口呼之。此合於古韻者也。若夫呼帝如戴。呼弟如待。則甚失古音者也。是故不置權衡。不可以辨輕重。不陳繩墨。不可以知曲直。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爲古音。此誣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域殊語。乃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余又語之曰。昔人以反語起孫叔然。今觀服應二君注漢書。悉有反語。尙在孫叔然前。明漢末明是已久。不然。王肅與孫素有異同。安得承其反語之術也。昔人以廣韻所注同用獨用起許敬宗。余疑爲宋初所定。不然。張說李白之詩以東江同用。清

青同用。何以與是異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檢漢書舊訓。著反語者。尙有文韻蘇林。文在孫前。蘇亦與孫同時者也。又檢唐人詩歌起貞觀訖大歷。脂微同用。東冬鍾同用。寒桓先仙同用者。往往而是。其有意效古者不與焉。乃知敬宗所定大氏仍依齊梁成式。而非今廣韻所注也。由是廣略韻書。次及等韻門法諸家。通其思理。別其是非。成音學通論九篇四十四章。蓋古今韻紐之流變略具是矣。其以教授諸生。不必具用。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既成屬余爲題辭。夫古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不能招之與晤言也。今音者。陸法言孫愐之書韻紐畢備。于今方域殊言。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勞心于是何爲哉。不明古音。則文字形聲不可知。而于聲類假借多惑。則訓詁無以理。不明今音。則韻部聲紐不能得其都數。于北方之無人聲。閩粵滇黔之無撮口者。皆以爲音理本然。且或以誣古矣。是故審音者將以有所施也。雖然。今之人固不欲求古訓。淺者且取異域侏離之語以求古音。前者廢棄以自荒。後者傳會以滋謬。學校雖以音韻列科。徒文具耳。然則宗霍爲是。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乃爲序而歸之。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章炳麟。

今字解剖題詞

小學至清而盛。亦至清而衰。桂段嚴王諸公。剝志許書。眇達神指。由形體以洞聲義。自是故

訓可通。經記可說。流澤被于學者廣矣。故曰盛。清廷自爲康熙字典。編次者多鄙生白徒。分部舛戾。點畫乖繆。而學官弟子多宗之。故曰衰。世之學者。不逮學官弟子之衆。雖盛猶不足以償衰也。明時書稽察之字曰察。至清譌爲查。書鳥卵之字曰彈。至清譌爲蛋。書圓石平地之字曰輓。至清譌爲滾。以大校論。清世小學之衰。有逾於明世者矣。繆誤之起。誠有多端。要之必以字典爲大宗焉。嘉慶時。有王錫侯者。私作字貫。以不承用字典誅。自是雖研精小學之士。欲以古義糾正字典。觸於刑網。亡柰之何。大儒如高郵王氏。有所獻替。亦爲律令所格。不能成書。徒作考證一編。猶以粉黛刻畫嫖母。無以弇其質已。余同舍生王純甫。事德清俞先生最後。比遭世變。而純甫亦頽白矣。數以文字教授諸生。常苦篆隸殊形。諸弟子莫能窺其原本。喟然曰。凡事矯枉過正難爲力。因勢利導易爲功。與其力崇小篆。斥今隸之非。不如旁摭今隸。躋小篆之末。因是作今字解剖十三篇。其言形者六。言音義者七。亦不得已而爲之者已。接前世玉篇類篇。皆以今隸爲本。而分部與說文無大殊絕。蓋沿流以得原。數莖以尋本。雖今隸固可通於小篆。清初諸鄙生不知。始強以今隸自爲區處。過在其人。不在今隸。純甫之作。蓋亦窺顧馬二公之意者也。鼓篋之士。得其書讀之。豪素間亦可以無大過矣。抑今世之所患者。非字典俗書而已。穿鑿之徒。皮傳彝器。隨情定字。夫其游談不根。蓋有過於

安石字說者。重以龜書刻骨。眞僞難知。而妄者乃欲以傾奪繼斯。彼其滅裂故書。寧獨如字。典而止乎。純用誠有意六書。於此亦宜加之意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章炳麟。

廬山志題辭

余友吳示慈謫林爲廬山志十二卷。義寧陳翁序之。舉目錄詳矣。復求序於余。余曰。內則棲逸民。外則容桑門者。古之廬山也。以巖穴處沮洳。以灌莽起華屋者。今之廬山也。中國名山數十。自五嶽及終南青城點蒼峨眉。近道有黃山括蒼。其地或僻左。或當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獨廬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窺。其變遷乃如是。固地勢然也。雖然。自今而往。山日樸。市日廓。欲隱於其地者。非高貴則不能已。人之情。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蠶者。母乃天下之至哀歟。謫林負俗之士也。曩以議員走南北。幾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後未嘗爲不義屈。常居是山。期與昏狂相遠。其自重若斯之篤也。所爲志。蒼巖去華。於昔之勝迹。今之變故。詳矣。山政一卷。尤質實。足以備故事。其情之蘊。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廬山。必與謫林所期者稍遠矣。吾知乃天之鼓物。果不與聖人同憂樂也。題其端云爾。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臺灣通史題辭

偉哉。鄭延平之啓臺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強胡百萬之衆。至於今遂爲海中與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爲必有遺民舊德在也。直富有稟舉兵。余與其人多往復。爲有司所牽。遞而至臺灣。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猶以鄭氏舊事。不敢外視之。逾十年。漢土光復。又十四年。遺民連雅堂以所作臺灣通史見示。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爲親。志其事者。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故署曰通史。蓋華陽國志之例也。鄭氏多武功。政治闊略。清人得之。從事亦尙簡。故所言不能如華陽國志詳備。若其山川邑落物產謠俗之變。則往往具矣。然非作者之志也。作者之志。蓋以爲道土訓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臺灣在明時。無過海中一浮島。日本荷蘭更相奪攘。亦但羈縻不絕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鄭氏受封。開府其地。子遣士女。輻湊於赤崁。銳師精甲。環列而守。爲恢復中原根本。然後屹然成巨鎮焉。鄭氏繫於明。明繫於中國。則臺灣者實中國所建置。其後屬清。屬日本。視之若等夷。臺灣無德於清。而漢族不可忘也。余始至臺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得一二。今觀雅堂之有作也。遮幾遇其人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鄭氏也。後之豪傑。今不可知。雖然。披荊棘立城邑。於三百年之上。使後世猶能興起而誦說之者。其烈蓋可忽乎哉。雅堂之書。亦於是爲臺灣重也。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章炳麟。

最近之五十年序

上海諸日報。申報最久。萌芽于河北流寇之滅。下暨民國。更秉國者五。積算得五十年。以五十年變遷之迹。各爲區目。屬諸文學之士論之。排纂既畢。以所論復予予。人事之遷嬗。其猶天之有晏陰耶。人日處於晏陰之中。至于老者而不能紀其數。曩者州縣旬爲一牒。亦未嘗排纂焉。故盡國中之士。問以平生所更晏陰幾何。則不能讎也。又乃况于據今之所更者。以推無窮之變乎哉。人事日夜之積。不翅于晏陰。而枝條又多。晏陰之不能數。則人事愈可知。已日報者。雖小道也。日以所聞于人事者。謁之于百姓。比日而觀之。則可以知政俗消長。積日而分部之。則可爲之區目。以備衆甫。其益于人亦閎矣。如是猶以爲未厭也。又使人以其所知。分科以究其趣。由五十年之所更者。則無窮之變。可以辜較而知也。予雖無以贊之。固所願聞也。自今以觀光復之始。其事已稍微矣。又因以觀湘淮諸雄與海外獨逸日本數才傑者用事之世。則又有微焉者矣。此其舉然甚大藏于匱中者而猶若是。若後之未著者何後。不可知也。今與昔之不忘。則若可以得後之倪已。雖然。無窮之變。其果可以若是推邪。自有書契以訖于茲。其爲五十年者。不知其幾也。其變之亟。略無有過于今者。以今之五十年中解之。後之變者。又轉亟于前。持論之士。無慮數十人。非徒隨之。且有造之者矣。當其造也。

不知其奚以造也。變既成矣。已處于變之中。而又惘然不知所如往。坐而議之。若執符契。然少選可於齏焉。不自得者。此其故何也。以其變不勝推也。吾惡知夫後之五十年者。其變不轉亟於今。其造變者。不乃動于幾而不自知耶。後之五十年之不能任。若問無窮焉。其焉能任之。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惟聖人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民國十一年季春章炳麟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至武昌倡義。凡十一年。自武昌倡義。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狀紛拏。未嘗有信史。故舊或勸余爲之。余猶豫未下筆。蓋身不與其事者。非審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歧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爲同志光寵。是以默而息也。南海馮自由與同盟會最久。又嘗爲稽勳局長。以其所見。又徧訪故舊。而作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雖未周悉。然阿私之見少矣。其以開國前名者。以爲情有誠僞。事有輕重。事後之所爲者。不得與事前比。且將以前之艱難曉示後進。使無敢侮耆舊擅興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異族逼處于此幾三百年。猝然欲還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勝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與實行。其功相衡。其人亦衆多。莫適爲主。當提倡時。小小舉兵固有焉。而皆

變其邊垂。事不久長。及夫據形勢。據中堅。往往實行者自爲之。謂不在提倡者度中。誠不可。若乃起某時。攻某地。發令而告。刻日而會。則非提倡者所能與也。且事常有素所輕忽。或異同錯雜其間。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慮所不及也。光復會比于同盟會。其名則隱。然安慶一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啓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爲之也。孫黃在同盟會。所見頗異。時多謂黃迂闊不足應變。然廣州之役。震動侔于安慶。而爲武昌事先驅。則黃與趙聲爲之也。譚人鳳宋教仁素親黃興。廣州之役。則二子以爲輕舉。黃興亦不肯聽其言。然還入中原。引江上之勢。而合武昌之羣黨。未半歲遂以集事。則譚人鳳宋教仁爲之也。共進會出同盟會後。黃興在日本東京。聞之不怡。與其首領焦達峯爭辯。焦亦抗論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黃興所不與知也。譚宋雖和會其人。乃謂舉兵當俟三年後。及決策奮起。後引湘中。而前舉漢上。豪帥制兵。齊勢並舉。則焦達帥爲之。而自孫武以下。率兼人共進會者也。自徐錫麟死。光復會未有達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員耳。而能復振其業。返歸滬海。與湘軍東伐者相結。江南製造局之役。事敗氣瘳。乃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則李燮和爲之也。徐錫麟趙聲最先死。達峯事成亦遽死。教仁與人鳳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爲世詬病。故自民國九年以後。知當時實事者已少。夸誕之士。乃欲一切籠爲已有。亦曷

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慎也。開國以還。惟蔡鐸起抗帝制。有恢復功。其餘或事易不足數。或其始頗循名義。而終自負其言。操之太蹙。則于國家人民禍福未可知也。自由之爲此。蓋痛生民之無告。念亂流之不已。謂其本皆由不窺前事致之。亦可謂發憤有作者矣。余于開國前後諸大事。聞其謀與其役者頗衆。雖不敢謂有功。自視亦庶幾無疚。獨民國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發憤與中央政府抗。余亦頗與焉。稽之大法。蓋不可以爲至當矣。顧其時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勳。與南方人士相聞。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污。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綜觀開國以來十餘年中。贊帝制。背民國。延外患。參賄選。及諸倍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肖者皆優爲之。獨復辟事不與。則事前訓練之功猶不可沒。此余所願舉以告天下者也。民國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癸亥政變紀略序

民國興十有二年。爲總統者。若真若僞。凡五。其一以憂悸死。其二被逼以法。項城自作不靖。西南致討。而大命路。固無膏焉。徐氏起不以正。悖而得之。悖而失之。亦宜。獨黃陂首義武昌。行事順。則兩居極位。未嘗有所陵犯于人。亦兩被逐。古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乃若是其無驗耶。承平者尙文。處亂者任武。無中堅爪牙之力。而僂居于驕將亂卒之上。雖唐堯不能終日安也。當北賊黜其大酋徐世昌也。余聞黃陂將再起。從上海密致二書。說以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言不見從。固知其敗也。黃陂既就職。又告以西南數省。不稟號令。猶孫劉在建安。然其實則外援也。慎母日言統一。以召自侮。斯言雖見聽。僅支一年而終不可療矣。信乎。部曲既散。則不可以爲亂世之元也。雖然。西南亦不能無過焉。當黃陂退處上海。其地猶彈丸。雖置政府。非有東晉南宋之勢。然密受成言。期于致果者。猶有數部。是故置政府者。非有規利。其實爲西南分憂。西南諸省。獨雲南最遠。始聞政變。不能無疑沮。及爲之釋言。交以信使。則豁然無異辭。其他多爲矯虔者所制。議論尊否。不肯決策。政府亦卒不就。由是強賊恣睢。無所憚。而西南被其兵。全蜀淪陷。其餘皆繫黜不能自保。一言之間。至于喪其邦。斯誰之咎歟。謀國大事也。異于家人生產。然今人多易言之。黃陂既不戒于前。而西南又輕脫少算。以自取禍。若是者人謀之不善也。非天道也。國會議員雲南劉楚湘爲癸亥政變紀略。蓋道其實也。

墨子大取釋義序

遊心於堅白同異。以勝人爲極者。名家之志也。名家無執守。墨氏以尊天尙同兼愛貴儉敬

鬼爲務。則既有其執守矣。所爲辯者。將以成吾之旨。而使人不能破。非汎以唇舌雄者也。治經訓者必通六書。步天官者必知九數。爲墨道者必取名理。六書九數名理爲利器。取之者乃以利器爲用。其分職不同。余懷是亦久矣。近得鄧人張子晉大取釋義。其言曰。大取以學說爲主。而論理爲制斷者。小取及經說上下以論理爲主。而學說爲左證者。是言出。使墨與別墨爲二。爲其學者乃有所歸宿矣。釋義爲辭不繁。不輕剗定文字。然皆掣然有當於心。是治墨學者之秀也。余以是深察墨氏用心。知其利病。則有所質於子晉者。墨子戀利並舉。不直以衷心煦然爲能事。必將多爲法藝以左右民。異乎小儒無具者也。愛人之心無窮。而天地物產有極。則不足以共其求。是故以貴儉爲輔。苟卿譏其汲汲爲天下憂不足者是也。憂不足愈甚。其懲盜之心亦愈亟。故小取言殺盜非殺人。則幾以去莠稗除蝗螟相擬矣。今夫殺人者。使人失其生也。折傷人者。至於敗陰陽廢手趾。使人失其體也。略人者。誘人者。使人失其權也。使人失其親也。使人盡失其所有也。盜者。使人偏失其所有也。以若相校。是盜於四累最居下。末代之法。盜或與殺人者同辟。滅齊乃與傷人致死等。猶在折傷人略人誘人上。是重視人之所有。而輕視人之體與權與親。於其所有者。又重視其偏失。而輕視其盡失也。故余以爲刑法者。草昧之世。蚩尤九黎之徒所制。所知不過財幣器用。以其他爲微末。且

交相盜取。則捕戮他盜亦至嚴。至今萬國循其繩尺焉。猶以保衛公安自文。公安安在乎。其惟鄧通石崇之倫據之也。墨子特自揭以兼愛。顧猶以殺盜爲躓。其牽於世俗之法耶。將過憂不足之心掣之也。大取稱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子晉以殺盜爲不得已。所謂害之中取小者。則無倍於兼愛之義。夫知其不得已。而不知其可已。則猶憂不足之心掣之也。爲甲憂不足。而不爲乙憂不足。則於兼愛利之道猶相伐也。將墨子所謂盜者。非局於刼奪之事耶。按唐律。殺人者。強盜取財者。略人誘人者。皆在賊盜律。獨傷人乃在鬥訟律中。古者或以四累通謂之盜。其可也。在四累者皆可殺。則猶重視財之過也。願子晉教我。民國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序

附考

唐律。諸謀殺人者。已殺者。斬。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諸鬥。若刃傷及折人肋。眇其兩目。墮人胎。徒二年。諸鬥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即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致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絞爲部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按略人略賣人。謂見漢律。今律略人略賣人。爲妻妾。是古律略字如此作。今人作掠。和誘者。各減一等。諸強盜持仗者。雖不

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

按此治強盜律。與鬥毆殺人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等。而校爲部曲者及折傷人誘人者爲重。

明清律。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凡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故殺者斬。凡鬥毆。折人肋。眇人兩目。墮人胎。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者。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損人兩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人舌。及毀敗人陰陽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爲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和同相誘。及相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凡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按此治強盜律。謀殺人故殺人等。校鬥毆殺人折傷人略人誘人皆重。治略人略賣人律。無至死者。則校唐律又輕。

清末民國律。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傷害人。致死或篤疾者。無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致廢疾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略誘人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和誘人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意圖營利略誘人者。按此即略賣人處無期徒刑。

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和誘者處二等等至三等有期徒刑。被略誘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

者非離婚後其告訴爲無效。按被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者所娶妻妾本是淫奔然淫奔自當列入賊

賈亦不謂淫奔也。若略誘人與犯人爲婚姻者爲強盜三年。何以爲此。此與強盜及強盜結

契。略誘人與犯人爲婚姻者爲強盜三年。何以爲此。此與強盜及強盜結

建築物礦坑船艦內者及結夥三人以上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等以上有期徒刑。強盜結

夥三人以上在途行劫者及在海洋行劫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等有期徒刑。

按此治強盜律。甲條與折傷人等。乙條則與傷人致死等。丙條竟與殺人等矣。其略誘人

者。唯意圖營利。罪與此乙條等。尙輕於丙條。而尋常略誘和誘及意圖營利而和誘者。罪

皆輕於乙丙兩條。且諸略誘人者。亦多結夥至三人以上。何不別爲之條。而加之等耶。若

云強盜擾害公安特甚。略誘人者之擾害公安何減於強盜耶。至意圖營利。略誘之後。又

輸送於國外者。今律雖有死刑。然與國權國性有關。非國內國人自相侵犯之比例。故今

不與強盜罪相校。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老子以內聖外王之道自持。得其政治之術者。莫若韓非。其後微言漸絕。其緒餘猶足以爲

天下漢孝文皇帝所行是也。次及王輔嗣輩。始以玄言號召天下。晉治以衰。蓋老子尙樸。而玄言之徒貴華。其根株不同。故其藏於心術以發於事業者。其治亂不同亦如此。余三四十歲時。細解老噲老之文。稍得指要。其論議散在諸篇。今年夏濬縣孫至誠思昉來及吾門。以所著老子政治思想概論求正。思昉固嘗讀吾書者。故議論亦頗相似。與蘇文定吳文正異流。要之於老子亦得其一端者也。余嘗謂老子如大醫。徧列方齊。寒熱攻守雜陳而不相害。用之者則因其材性。與其時之所宜。終不能盡取也。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傾於君主獨裁者。觀韓非揚權篇義亦如是。是所謂徧列方齊。任人用之者也。漢世傳其術者甚衆。陳平得之爲陰謀。蓋公得之爲清靜。汲黯得之爲卓行。司馬遷父子得之爲直筆。數子者材性不同。而各以成其用。與夫墨氏之徒。沾沾守一隅之術者異矣。夫民治之與獨裁。其道相反。獨孝文能兼用之。處承平之世。獨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遠西諸國可也。若夫姦人成朋。貴族陵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賊其民庶。非有老子韓非之術者。固無以應之。蓋孝文爲能得其一。後之曉此者寡矣。今國家之亂。甚於春秋七國之間。思昉誠有意爲國。於此得無深思之乎。余毫矣。無以佐百姓。願來者之能任是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章炳麟序

中國觀人論題辭

朋黨之勢成。則賢愚之實亂。唐宋明之季是也。獨漢末黨錮成於上。清議不失於下。蓋郭林宗許子將品目人物之功。今之所謂朋黨者。又去唐宋明絕遠。其人固以貴族自居。與昔之清流異撰矣。南昌邵潭秋痛之。則始搜集前世閥人之法。爲中國觀人論十四章。蓋依劉氏人物志而廣其義。以是施於今世。猶雲門九韶不可入於里耳。要以格量賢愚。分辨玉石。非是莫由也。雖然。前代稱知人者。唯林宗爲平恕。其未或失之。子將與文休不協。排擯不齒。使其人幾於淪廢。斯不能無愛憎之見者。人物志確然成理。惜其未施行也。平恕而不燼。又不隨於愛憎者。唯堯與文王行之。堯之於舜。岳牧咸薦。識其仁孝。猶歷試諸艱。不以驟進。及文王以九徵觀人。其道益精。晚世人主。旣不能行堯文王之術。於是始任吏部。後有廷推。今之議會可決。即廷推之意也。以人主與吏部一人之力。不能精鑒。故廣之於廷推。旣有廷推。則不得不分朋黨。朋黨旣成。而賢愚之實復亂。是故得其道。一人可以辨賢愚。失其道。雖聚千百人議之。猶無益也。且任之一人。則有賄賂之弊。今任之衆人。而賄賂亦如故。一人受賄。持法者猶得治之。衆受賄則不可盡治。所以成官邪者。又莫此爲甚焉。潭秋之爲書。其將有見於是者也。潭秋南昌人也。聞其鄉里耆舊徐孺子之言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潭秋雖有所論著。其將卷而懷之乎。抑猶棲棲然爲林宗之所爲也。民國二十年九

月章炳麟

周易易解題辭

余少嘗徇治諸經。獨不敢言易。嘗取乾坤二卦以明心體。次乃觀治亂之所由興。與憂患者共之而已。君明仲翔之多端。康成之專固。余不敢知之也。季長慈明庶幾洒然有當于心。然亦不欲極其義也。故人沈隱民。以其先人竹初先生周易易解來。且云。先生故善形法家言。所至必觀其山川條列。著書爲葬師示。其治周易。蓋聚諸家說解至二千種。凡所采擇。上極漢師。而下兼綜宋世先天之術。余謂自言漢易者觀之。必曰京虞是陳邵非也。雖然等之多端。亦何足以相非笑哉。而余終不敢知也。形法之說。自山海經以來。變遷亦多矣。先生既專志于是。其于周易。宜有所會通者。易道大矣。誠無所不具。顧余嘗取八卦方位觀之。知古之布卦者。以是略識中國疆理而已。中國于大地處東北。而北不暨寒帶。北極乃正直其西北。故以處乾。求地中者當赤道。下于馬來則稍西。乃正直中國西南。故以處坤。北限瀚海。故以處坎。南限日南。故以處離。當坤之衝爲山脈所盡。而長白諸山猶屹然焉。故以東北處艮。東南濱海。不得大山以遮之。故多烈風。而颶風自臺灣海峽來。故以東南處巽。澤萬物者莫沛于江河之源。故以西方處兌。動萬物者莫烈于海中火山。故以東方處震。八卦成列。義如此。

其精也。爲先天之圖者。離東坎西。猶有說。及以南處乾。以北處坤。則于方位大舛矣。彼徒以陰陽相配。不知庖犧之作八卦。嘗觀地之宜也。唐人作疑龍撼龍諸經。以識形法。其人蓋嘗巡見山川者。然于江河嶺外猶相及。自蜀以西南。自燕薊以東北。則不能至焉。括囊大體。孰有如易之至者乎。余不獲識先生。無由知其觀覽所極。逝者不可作已。廕民固幸。繼其術者。其不以余言爲滑漫否乎。于是以題其耑也。民國二十年八月章炳麟

傷寒輯義按序

武進惲鐵樵少知棊道文學壯而治醫方。尤長於中風五水。晚見醫術之儉。窮治傷寒論數歲。取日本丹波元簡輯義爲之後按。辯論剴切。要於人人易知。屬序於余。是時中西醫師方以其術相傾。而鐵樵固欲爲中醫立極者也。乃序之曰。自素問靈樞說藏府經脈之狀。於今多不驗。訐者遂謂中土無醫。余聞之莊生。蓋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夫醫者以愈病爲職。不貴其明於理。而貴其施於事也。不貴其言有物。而貴其治有效也。治苟有效。無異於得魚兔。安問其筌與蹄爲。今有劇病。中外國工所不療。而鈴醫不識文字者能起之。人亦不能薄鈴醫也。况過於是者哉。且前世醫經猥衆。漢志錄黃帝內經。而外。又有扁鵲白氏二家。益以旁篇二十五卷。而黃帝復有外經。是數者仲景宜見之。按以五

情歸五藏。又以魂魄神志屬之者。素問之恆論也。然又言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神將奪矣。此爲自相舛駁。而與說文思字从囟遠西以神識屬腦者相應。夫以一家之言猶有同異。況於餘家旁篇。仲景雖言撰用素問九卷。然諸藏府經脈之狀。仲景不明言。安知其必與素問九卷同也。雖然。前世論生理雖有岐異。必不若近世遠西之精也。治錮病者不素習遠西新術。病所不定。誅伐無過。不可以言大巧。金匱要略方雖在。不中要害者猶什二已。若夫傷寒卒病。略校脈證。則病所易知。然其因循之害。誤治之變。乃危於錮病遠甚。微汗小下。而疾不去。却之以冰。而變愈多。遷延始愈。則曰病衰待時也。變劇至斃。則曰熱甚宜死也。以校仲景。高天下澤。不足以爲優劣之比。是故他書或有廢興。傷寒論者。無時焉可廢者也。觀其綱領病狀。包五種傷寒。正治權變救逆之術。靡有不備。違之分秒。則失以千里。故曰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宜奉其文以爲金科玉條。舉而措之。無不應者。固無以注釋爲也。顧自宋金以下。六經有一日一傳之說。太陽病有三方鼎立之論。拘文則以太陽爲旁光。妄稱傳足不傳手。則以少陰爲腎。方喻之徒又以己意變亂。其後張錫駒陳念祖雖少愼。而更以五運六氣相皮傳。瑾瑜匿瑕。川澤納汙。使人違之不能。從之不可。爲後按者但以簡前注之誤。使大論還於純白。斯止矣。傷寒論諸本有注者。以成氏爲最先。然於文義或多疏略。而東土訓詁獨詳。

故鐵樵依丹波輯義爲本。次下已忘。以爲後按。其取材博。其持論審。於近世爲希有。以大論文辭奧雅。万術亦奇正相變。闕疑者猶百之二三。要其大指不合者鮮矣。雖然。醫者以愈病爲職者也。由博而返約。推十以合一者。又精義之事也。吾願世之治傷寒論者。不靳於爲博士。而靳於爲鈴醫。大義既懷。次當誦論文。反覆不厭。久之旁皇周浹。漸於胸次。每遇一病。不煩窮思。而用之自合。治效苟著。雖樵采於山澤。賣藥於市閭。其道自尊。然則漁父可以傲上聖。澁鹽之氓。可以抗大儒矣。豈在中西辯論之間也。戊辰仲秋。章炳麟序。

日知錄校記序

昔時讀日知錄。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毀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真蹟已然。結轡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雍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纏纏千餘言。其書明則曰本朝。涉明諱者則用之字。信其爲顧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差然凍解也。顧其書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今歲春。余弟子黃侃因爲校記一通。凡今本所缺者具錄於記。一句一字皆著焉。其功信勤矣。頗怪次耕爲顧君與徐昭法門下高材。造鄴受命。宜與恆衆異。乃反剗定師書。令面目不可盡覩。何負其師之劇耶。蓋亦懲於

史禍。有屈志而爲之者也。今校記既就。人人可檢讀以窺其真。願君千秋之志得以無恨。而侃之功亦庶幾與先哲並著歟。于時戎禍紛拏。倭爲溥儀蹂躪熱河之歲也。章炳麟序。

天放樓文言序

余壯歲與吳江金松岑交。論文則規摹周秦。而松岑風議感聚。文在季漢三國間。遭離患難垂三十年。余文辭數變。松岑亦老。不屑意當世。民國十五年冬。以其文幾百首稱天放樓文言者示。且屬爲之題辭。視之匪色益壯。氣體又下兼南北。暨于隋唐。視壯年所爲亦少變矣。乃爲序曰。自明茅順甫宋唐宋八家爲文章藝極。其後歸方姚憚取之。雖才力有異。其所蘊稟一也。及其弊。則專取格勢。有名言。無情實。明季陳夏已漸異趣。始規摹洛京。顧辭采稍縹寡淵古之氣。近代汪李爲之。加以節制。高者往往似晉宋。而文章奇偶之爭亦自此起。余謂韓柳與宋六家固異。夫其含元氣入無間。天實縱之。乃若積勢造辭。則近自燕許來。退之碑銘效後漢石刻。轉益瑰怒。子厚亦多爲僵體。非若晚世分北之嚴也。與韓柳先後者。有若李華獨孤及呂溫劉禹錫皇甫湜之屬。大體多相似。今獨舉韓柳二家。則不足盡其原也。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二家已不類。是時蘇子美高材而黜。獨爲屈奇。而尹師魯近慤。劉原父消選至嚴。義盡則辭止。近世戴東原頗方物焉。最醇者乃莫

如司馬公。此宋蘇尹劉司馬五家者。能事異歐陽。其差第亦相若。今悉不取。獨取曾王蘇與歐陽爲六。又不足以盡其變也。宋時儷語。豐杼肉稱。而幾於諧矣。觀六家之文。兩制用儷語者勿論。然常文或時不檢。亦以是綵入焉。此尙不足與宋莒公顏頑。况晉宋之翔雅者乎。由是言之。苟醇矣。奇偶皆古之流可也。苟駿矣。奇偶皆俗之變可也。文章之多術。猶味之廣樂之繁。各專其美而不以相易。其可以一揣盡諸松岑之爲文。蓋抗志于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氣駿發。常恐局促跬步之間。欲必恢之以盡其才。故節制不能如汪李。視陳夏則駸駸過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文之久而變者。亦易道然也。雖然。文者所以宣其質也。苟內屢空而美于外。美之將焉用。昔梅伯言習于姚氏。顧謂世祿之文徒能不失律度。有豪傑之文者則恢張王霸是也。夫姚氏則世祿矣。所謂豪傑者。伯言不鑿指。而其文或爲方姚所訶。若唐杜牧之近世易堂九子猶近。觀松岑讀五代史諸首。極論前事以刳今茲之弊。明若燿火。效若著龜。豈所謂豪傑之文者耶。于是宜觀其質也。民國十六年二月章炳麟序。

治平吟草序

詩以道性情。六義衰。性情之間始有有僞飾者。然唐以上猶少是。隱遯則有長往之辭。軍旅則有不可犯之色。榮辱得夫。亦各如其所遇。以形於言。雖乾沒如宋之間輩。亦舉念不忘富

貴而已。自宋以後。詩與性情離。恬權而稱恬退。馮生而言任達。得意恣欲而爲牢愁之聲。雖有名章曼辭。爲世所稱道者。欲依詠以觀其志。則不能已。騰衝李學詩希白。清時以從軍積官至副將。與滇軍光復之役。自爾出牂牁。下駱越。更戎事幾十年。晚而退居蘇州。其從弟即李根源印泉也。當是時國家多故。而希白亦幾老。兄弟偕隱。希白時爲歌詩以抒其意。逮印泉母歿。廬居山中。希白以好山水從之。居二年中。積詩幾二百首。題曰治平吟草。治平者。其所寓山中佛寺也。始余與希白遇於蘇州。未知其能詩。及觀吟草。灑然有風人之思。其功力亦副之。忘其少時必素習詩者。恨篇什不多見。獨其近作存耳。世言介胃之詩。實在安閑。不欲其過家。蒙即近獮。余以爲不然。如曹公劉越石所作。豈以獮爲患哉。希白處吳下久。見其山水佚麗。而士女溫恭。誠不能數作豪語。然其傷往古。悼逝者。感慨之氣。猶時見聲律間。斯正性情之真也。晚世夸誣之子。好爲異言。以街談巷語爲詩。謂之清真。然觀其人。則汲汲爲貨利者。而詩中隱誨如故。匿其性情。則言已飾僞矣。焉論其辭之文質也。因序希白詩。縱言及之。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餘杭章炳麟序。

游廬山詩序

靳黃侃以往教江西之隙登廬山。爲古今體詩三十七首。都爲一集。歸而因釋致于余。廬山

天地之壯觀。非縣歲不能窮其奧。侃以往教十日之頃。偶然望之。爲已略矣。雖然。世之道廬山者。率以遠人賃居之地爲根。佗直附贅耳。名曰記廬山。其實記牯牛一嶺也。侃所觀者。乃在山川之勝。往史之迹。于賃地略一道。蓋舉而語之。非有流連荒亡之樂。斯所以異于俗士也。天地之有奧區。固不可終闕。然山林之與市朝。其情必有分矣。余家瀕杭之西湖。少時游此。其廬里不飾。其器服不雕。爲能與山澤稱。比壯觀之道。皆劇驂。朱門崇臺。鱗比乎其間。以干自然之美。斯猶載鶴以軒。被巢父以韍冕。其不衷亦甚矣。侃然者久之。今以廬山大隱所宅。而爲賃豎據焉。其不衷有甚于西湖者也。雖然。茲山之廣。閱月踰時而不可以徧省。苟觀其大。則是牯牛嶺者。猶蟲蟲之屯也。亦何足以相淬乎。侃爲詩素慕謝公。及是篇什多五言。猶近古。七言或時雜宋人屑吻。獨其所爲四言。上不逮仲宣。而下幾與叔夜元亮仇矣。亦足以見其所抱也。因書其首歸之。戊辰六月。章炳麟。

璞廬詩序

吳汪東寶旭初從余學。亦好爲詩。民國十年秋。以其兄之子重英詩來。蓋學古而見情性者也。婦人詩率能爲綺靡。不能爲樸雅。重英好陶靖節詩。所作贈兄七哀諸篇。彬彬乎質有其文焉。雖文通所擬。子瞻所和。未能過之也。七言近體。猶有閨中隱約之聲。要本之中誠者。不

不能易也。重英適何氏。年二十六卒。秀而不實。其家內外皆哀之。昔之賢媛擅文學致老壽如班昭者。慮不過一二人。重英雖中天。觀其襟度。近代士大夫所不能擬。其遺澤之存於世者。亦可以爲化也。才難不其然乎。